

战争纪事

战争带给人的麻木，绝望，冷漠，无力

经历过战争的人，看到活生生的人在自己身边一个个死去，
他已经感觉不到悲哀了。

何磊 著

WARS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战争纪事

何磊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纪事 / 何磊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39-6098-7

I. ①战…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4432号

战争纪事

著 者 何 磊

责任编辑 吴士新

封面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6098-7

定 价 28.00元

1

我小的时候，其实有些任性，我的爸妈真的也有些惯我。就拿14岁那年的暑假来说吧。那年，我考上了一个非常难考的高中，爸妈就特高兴，说：“你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只要不出格，我们都能满足你。”

“真的？那我可提了啊！”

“说吧！乖女儿。”他俩笑眯眯地看着我。

结果，我提的那个要求，还真让我爸妈费了半天踌躇，但最后还是答应了我。

我的要求是，到云南边陲一个不大知名的小城，去找我那从没见过面的远房表姐。

说起这个表姐，其实真的有点儿远，表来表去的，跟我们家不大沾边。我11岁时，有个男人拎着包，跑到我家，说是我妈的远房表弟。他说他是谁的表哥，又是谁的表弟，最后论到我妈这儿，说应该管我妈叫大表姐。

我妈向来为人热情厚道，对找上门来的人，且不说还能论上表亲，即使不搭界的，她也很热情。再说，这个表舅来自云南偏远小城，妈妈更是体恤他在大城市里人地生疏，于是里里外

外，尽够地主之谊。

记得我妈很自豪地将我从自己的房间拉了出来，推到我表舅面前，说：“这就是我们的宝贝女儿，小仪。”

“哇！”表舅绕着我，眼珠子像要掉下来似的，千惊万喜地赞叹道：“哎，大表姐，真是不得了，我觉得我那女儿长得就像天仙的了，你这个得叫赛天仙。”

我妈的弱点就是经不起人夸她女儿，只要人稍一夸奖，她就——不能自禁，赶紧把她女儿的这个那个的主动拿出来显摆一番。而这个表舅，也嘴甜，将我夸得真个是“色香味”俱全。妈妈果然中道，眉飞色舞之中拿出她心目中的珍宝——一本中学生作文选——我的一篇作文被选登在上面。

“看看，我这丫头学习好着哪，写的作文都被选登出来了。”妈妈大有一副只要是铅字印刷品，就差不多成了“圣经”的感觉。

“哇！不得了。这么小的年纪，写的文章就被登出来了。”表舅瞪着眼睛惊呼，得，又是一个见不得铅字印刷品的。

“我回去，得让我那丫头给小仪写信，多让她向小仪学习学习，不指望她能有小仪的一半出众，至少这写作能力上也能让她提高提高。”

我拿表舅的话当耳旁风，根本没想过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姐会真的给我写信来。通常就是她真写来，我也不会给她回信。什么交流提高？这都哪跟哪儿呀？要是我妈帮我找的所

有崇拜者都这么跟我交流，我也就别干别的了。

可是后来，当我打开表姐玫青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我那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一下子就改变了。因为那封信中的内容着实迷住了我。

2

不是表姐的文字有多优美，而是她信中所写的关于她们那儿的生活，那个地处边陲的偏远小城的风貌和生活，像裹了一层薄纱的梦，随着表姐那薄薄几页信纸飘到了我的面前……

“你在一张已经标得很详尽的地图上也可能找不到我们这座边远小城镇的名字，它的名字有点儿怪，叫弥朗，在少数民族语言里，这是一个长着百草的地方……

“我们这儿确实是长着百草。又何止百草，到处是水沼、湖泊和飞溅着水花儿的河流，河边、水边是成片成片的树林和长得密如丝发的青草，绵延起伏的山峦之外，就是茂密的、无人能走进去的原始森林。春天来的时候，山丘、溪流边开满了杜鹃和各种各样漂亮的野花，蝶儿、鸟儿和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昆虫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乐园。

“这儿的很多花儿都是能吃的哟。如果你来，我可以给你做素炒红杜鹃——我有很多特要好的朋友，我们会一起躺在

绿色的草甸上打滚，也会夜晚数坠落到我们眼前的星星——真的，你什么时候能来？我可以带你一起去玩——”

表舅说，表姐不爱学习，整天和一帮孩子混着出去玩。看了表姐的信，我就在想，要是我也生长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然乐趣有山有水的地方，我还会安心心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学习吗？

我和表姐的通信保持了一年多，直到我要考高中时才中断，这一年里，我从她的信中读到了无数的诱惑。所以，当爸妈问我到底有什么愿望时，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自己要的是到这个美如神话的地方去找我的表姐。

安排我去那个边陲小城弥朗，可是费了我爸妈和表舅家的一番周折，一路托熟人照应，飞机、火车、长途巴士，我都坐了，最后被我表舅的一辆覆满尘埃的212吉普载到了家中。

表姐是一个比我大4岁的大眼睛女孩儿，长发乌黑，略带了成熟女孩儿的风韵。和她寄给我的照片上一样美丽。

我俩已经不觉陌生，一年多的通信，加上表姐开朗欢快的性格，使我们从第一眼相见，就变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更确切点地说，我变成了表姐的跟屁虫。

弥朗，比表姐信中描述得还美，那真山真水已脱去了躺在表姐信纸上的抽象，而成了每时每刻展现在眼前的精灵——

那是些从手指间清凉流过的溪水，在阳光下洒上了碎银的波光，漫山遍野红黄紫蓝的花朵和无处不在的少男少女们的呼

哨和笑声……

真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弥朗还是一座边界小城，在绵延的山峦和茂密的原始森林的另一边是缅甸。在这座人口不算多的小城里，少数民族混杂。从行政隶属上，它也曾属于过贵州，后来才被划归为云南。而在我眼里，它哪里都不属于，就那么突兀地存在着，远离现世，像一座神秘的世外桃源。

3

表姐是当地少年中的“女皇”，现在有了我这个表妹做金字招牌，更得到了伙伴们的拥戴。最主要的是，她得到了表舅、表舅妈的“特批”，带着我没白没夜地在小城及周边漂游闲逛。没过多久，我便对弥朗十分熟悉了。

那真是一段奇特的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太真实。上帝似乎每天都在微笑地看着我们，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这群在山林、河谷、小城嬉戏的少年，不忍打断我们的快乐清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被注入鲜活、新奇、色彩斑斓的内容。如果不是发生了那件事，我的那个暑假还会完全浸泡在一片无忧无虑的泉水中。

那天下午，天气闷热。表姐有些神秘地将我拉出家门，她带着我一路来到郊外的一座秀丽的小山脚下。这座覆满绿色芭

蕉和野山茶的小山我们曾来过，我清楚地记得半山处有座现代的度假别墅。

表姐拉我在山脚一棵大榕树下停下，第一次用一种非常扭捏的语气低三下四地求我：“小仪，求你帮个忙行吗？待会儿，我要一个人到山上去，你……能不能自己先去别处走一走，天擦黑的时候，到镇子上那家老茶铺等我？这事……我想保密，别让别人知道，更不能让我爸妈知道……”她说话的时候，面颊绯红。

“好哇，交男朋友啦？出来约会，还拿我做挡箭牌，好大的胆子，你……”我虽然对男女方面的事懵懵懂懂，但基本常识还是有些的。

“好妹妹，也就是你，要是别人我还真不敢求，旁的人我都信不过。我和他也是好不容易才有机会见面的，以后我会带你见他，但这次求你帮帮我……”

表姐伸手去取她肩上背着的一个大背包，然后又说：“其实，待会儿你要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我倒给你个建议，我早都替你想好了，”她把背包塞到我手里，“还记得我们去洗澡的那个小河湾吗？你下午去那里泡个澡，天快黑时正好回来。”

哦，泡澡，在那个只有表姐和几个要好女孩子才知道的隐蔽的小河湾里泡澡。那是我从前难以想象的最为惬意的一件事。

表姐说，那个河湾是她们伙伴中一个女孩儿在山林中玩耍，

不慎失足，摔出来的秘密。几块巨石阻挡了一条清澈的小河，让河水在巨石周围兜了个圈圈，形成了几条悬挂的小瀑和一处深碧的水潭，巨石的周围被林木裹严，要不是那个失足滑落的女孩儿，她们还发现不了这处秘境。

“这是我们的泳池和天然浴所！”表姐她们这样称那段潭清水澈、挂了一个又一个小瀑的隐秘的河湾。每次去，所有的女孩儿，包括我和表姐在内，都争相把自己脱个精光。我们在水潭里游泳，将浑身打满泡沫，然后到小瀑下天然淋浴，这样的日子真是赛过神仙。

在那样一个闷热的下午到那段清凉的河水中游水、泡澡，表姐的提议一箭射中我的心意。“那段河湾其实离这里并不远……”表姐指点着，告诉我走去那里的捷径。

“那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爽快地背起表姐递给我的背包。表姐心细，里面有她为我准备的浴巾、小吃等一干物品。

4

我赤裸了身体，将长发丝绸般飘散在水面。潭水中撒满了我一路从林中走来采集的花瓣。我想象着，自己像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林中仙子，正用精灵的嗓子唱着仙歌：

今天清晨
黎明在呼唤我
它轻轻敲打着我的心
说，你听，你听
云雀在呼唤你
在窗外呼唤你
它想告诉你，用心聆听

风好轻，水一片清凉。我赤身裸体像大自然的一尾鱼，在撒满花瓣的潭水中游来游去。

一切都那么静谧、那么天然，繁华都市中长大的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梦幻中的仙境。我将身上打满白色的泡沫，跳到小潭边瀑布下冲澡，边冲边哼唱那首我喜欢的舒伯特曲、莎士比亚词、莎翁传奇剧《辛白林》中的插曲《听，听，云雀》：

我笑了，对它笑了
我那脆弱的心灵
不敢承担太多的伤痕
怕太满了，倒了
一筐筐的倾倒……

阳光在我的歌声中渐渐稀薄。我爬上岸，从背包中翻出浴

巾，哼着歌儿擦着身体。

无意间的一瞥，我忽然发现，一块大石边上长的几丛高高的草叶轻轻摇晃了几下，四下里看了一眼，并没有风。树梢、草茎没有一处摇动，除了那几丛草。我的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

我曾担心过这水潭附近的山林中会存在伤人的野兽，可表姐和她的朋友们都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无须有这样的担忧。长期的狩猎和过度的开发已使对人类有威胁的动物们远远地逃离了此地。可是……眼前的那几丛蒿草又是怎么回事？

蛇，一定是蛇。我的心突突跳了起来。悄悄地，我从身边抓起一根木棒，狠狠地向草丛打去。我想这一棍下去，蛇即使没被打着，也定会被吓跑掉。

但随着我的棍棒落下，草丛里传来“噉”的一声。这一声让我毛发耸立，木棒立时飞出手去，另一只手中的浴巾也被吓得掉在了石头上。

正当我魂飞魄散，僵立在原地的時候，眼前的草丛被自动地拨开了，靠着一棵小树根的草窝里，竟然坐着一个人。满脸泥黑，衣衫褴褛，身上像是裹了件保护色的迷彩服，绿一块儿，黑一块儿，沾满了泥水和草屑。除了那一双黑亮黑亮的眼睛，整个人你根本看不出他和身边的石头杂草有什么区别，难怪我根本没发现附近有人。

5

我吓得魂儿都没有了，张大了嘴巴，已吓到没有声音，两只脚像长在地上一步也挪不动。那男人似乎也受了惊，但那种惊却没有任何恐惧的成分，他仿佛一下被迷住了，瞪大眼睛望着我，神情好似在做梦。

我们的目光就这样在彼此的身上胶着着，很久才忽然收敛，想到彼此当下的处境。尤其是我，猛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穿衣服，面对这样一个人鬼难辨的男人，我竟然赤身裸体，一丝不挂。

“啊！”我歇斯底里地一声尖叫，撒腿就跑。那男人此时也反应过来了，一个山猫飞跃，轻而易举地把我扑倒在地，我的嘴巴在瞬间便被茅草塞住，手脚也被树条绑死。

他托起我，向前跨了几步。我在他的臂膀间扭动，拼命挣扎，但那两只手臂像两道没有弹性的铁箍，将我死死卡住。

在一处松软的草丛边，他把我扔下。完了，我遇到了强人，我心中暗泣，恐惧让我浑身抖动如筛糠。

男人坐在我对面，似乎感到有些迷惑，他好像有点儿尴尬和不知所措，或许他是路过此地的一个猎户？没想到竟会擒获我这样一个猎物？

我扭动着身体，极力想挣脱捆绑的绳索，但那是徒然。心中的委屈、恐怖和绝望终于让我再也承受不住，眼泪“刷刷”地夺眶而出。如果不是我的嘴被堵住，山林里一定响彻了我凄惨的哭号声。

那男人慌乱了起来，或许他不太习惯女人的眼泪。他左右环顾，然后跃身去捡我掉在草地上的浴巾。

他起身时像猿猴一样敏捷，只是没跨出两步动作就变得有些怪异。待他取回我的浴巾，重回到我身旁时，几乎跌坐在地上了。

我这时才注意到他究竟有什么不对。血，他的一条大腿，血从那里淌出，一滴滴落到了地上。

我惊愕地忘了哭，也忘记了我的处境，心想他怎么会负伤？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是被野兽咬伤，还是被追杀的亡命徒，黑帮老大，通缉犯？挨了枪子儿又逃了出来，还是……猛地一个念头钻进了我脑中，让我吓了一跳。莫不是我刚才那一棍子把他的腿打成这样的吧？完了，这回真是死定了，他一定会杀死我，报这一棍之仇……

那男人坐在地上闭了会儿眼睛，然后有些吃力地挪到我面前。他竟伸手将堵住我嘴的那丛茅草取出，然后停了停，开始解开绑在我手腕上的树藤。

“听着，我不会伤害你。”他忽然开口说话了，那声音出乎意外地好听、浑厚，带有男人的磁性，声音里竟透出一种温柔，

使人安定的温柔。

他把那块白色的浴巾盖在了我的身上，然后坐回到原位，却没有再继续解开我脚上的绳索。

我一只手哆嗦着按住浴巾，另一只手伸向脚上的树藤。

他马上意识到我要做什么，开口说：“别费劲了，这种扣你解不开的。”

杀人犯、土匪、屠夫……我心里一通暗骂。他不再理会我，大概伤口让他变得虚弱，他闭上了眼睛。

“我不是有意在这里看你。我是真的走不动了，坐在这里歇息。”他的唇有些发白，闭着眼睛说。

切，是我幸运，要是你没有受伤，不定现在再怎样作恶多端，可能，我这会儿早就被你糟蹋凌虐了……我的心被愤怒和恐惧抽紧，嘴上却不敢出声，不能去招惹这个歹徒，他还是照样能杀了我的。

“然后……我睡着了。我醒了，是因为你的歌声……我不敢走，怕被你发现……真的，我……我不是有意的。”

他说这些时，眼睛依旧闭着。是个机会，我赶紧去解脚上的树藤。太紧，真的如他所说，根本没有解开的可能。真是个魔鬼，我心里暗骂，只好从地上捡起块还算尖利的小石块，想偷偷地将树藤磨断。

时间仿佛过去了许久，他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这期间，他一直用手中的抓着一团麻一样的干草按在腿部的伤口上。我

根本没注意那团草是怎样和何时到了他手中的。

他睁开了眼，我赶忙藏起手中的石块，可是他像是将什么都看在了眼中似的。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你不要再费劲了。”然后挪过身，像个魔术师一样，只一把，便将绕在我脚腕踝的树藤轻轻松松扯了下来。

“想走，你就走吧！”他竟然说。

6

我被他的话愣住，他会轻易放我走？我动了动脚，麻得站不起来。

“不过，别告诉别人我在这儿。”他看着我，目光中透着凌厉，也透着诚恳。

或许被他的某种神情所触动，我竟然不怎么感到害怕了。不光不害怕，还有些好奇。

“你是怎么受的伤？”我不自觉地开口问道，“是刚才我用棍子打的吗？”

他“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你怎么那么高估自己，那么一根小树杈，怎么能把人打成这样？”

“那你的腿……”

他犹豫了一会儿，但还是下决心将实情告诉我：“枪伤。”

“那么这么说，你是个……逃犯？”还会有什么人受了这么重的枪伤，不去医院，而躲在这里？

他看了我好一阵，才说：“就算是吧！”语调里有那么一点悲凉。

“一定不要告诉别人。”他的目光深邃而冷漠，“穿上你的衣服，赶快走吧，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刚才的惊吓和随后而来的错愕使我忘了自己的身体上只裹了块浴巾。他这样一说，我害羞地赶忙跑去穿自己的衣服，边穿衣服边从石头后面向他偷望。他将脸转向另一侧，竟做出一副君子之态。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真是让人费解。

不管怎样，我要趁他改主意之前赶快逃走。我飞快地将衣服穿好，拔腿便要狂奔时，他在我身后却开了口：“知道这草丛中的响尾蛇吗？如果你不惊扰它，它也会对你很友好。”这是对我的保证，还是对我的威胁？

我回转身向他看去，一张泥墨混杂、让人看不清面目的脸，轮廓却很清俊。一双深邃的眼眸，目光沉静。他一定是很年轻，从他刚才身负枪伤，却依然灵活的身形便看得出来。他一定不是坏人，在我穿衣时，他扭转头去。他抓了我，是因为他怕自己躲在这里被暴露，他并没有伤我，他放了我……坏了，是什么让我对眼前的歹徒产生了同情？是什么让我忘记了还存在的威胁？为什么我还在这儿犹豫？

“如果响尾蛇不伤人，我保证不惊扰。”我撂下了这句让他